

我们跨越了海的羁绊，
却搁浅在人心的旋涡。

鲸鱼航线

Whale's Route

陆地已经沉没

“达尔文”号载着幸存者在海上

流亡了十五年

一头名叫“娜塔莎”的鲸鱼

带领他们驶向未来

没有终点

灰狐

著

第七届星云奖
年度新人银奖

第四/五届
“光年奖”一等奖

第四届未来科幻大师奖
一等奖

第二届晨星·晋唐
科幻文学奖特别奖

鲸鱼航线



灰狐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鲸鱼航线 / 灰狐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594-1224-9

I. ①鲸… II. ①灰…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53480号

书 名 鲸鱼航线
作 者 灰 狐
筹划出品 九志天达
责任编辑 姚 丽
策划编辑 刘 盼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210千字
印 张 10.625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224-9
定 价 42.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费客小传 ____ 001

弹震症 ____ 025

鲸鱼航线 ____ 060

招魂 ____ 093

逃离末日 ____ 130

诸神的黄昏 ____ 165

狩猎季 ____ 207

最后的条件 ____ 230

守门人 ____ 263

剪纸 ____ 280

梦镜 ____ 284

无数个新年 ____ 313



费客小传

I

我轻轻一推，皮质的手表盒滑过仿大理石的光滑桌面，稳稳地停在了桌子的另一端。

对面的人露出疑惑的表情，一条粗黑眉毛神经质地挑了挑。我忘了他的名字，姑且管他叫“浓眉”吧。

我伸手做个“请自便”的手势，他照办了。当他看到表盒里那块江诗丹顿牌手表时，疑惑变为不解，他眉头紧皱，眉毛似乎连在了一起。

他看着我，等待答案。

“这就是你想要的东西。”我试图给他一个安慰性的微笑，“当你和赵君华谈判时，戴上这块表。”

“为什么？”

“当一切谈得差不多的时候，你靠近他，假装看表。将表的侧面对准他，按下按钮——”我将手伸过桌子，轻轻敲打表盒，“然后你继续和他说话，大概一分钟。等他瞳孔放大、反应迟钝、口吃的时候，你

要向他露出自然的微笑，说出你的条件——不要太过分，然后你和他握手，离开。”我吹了一声口哨，引起几个人回头看我，“你的合同就到手了。”

赵君华是某个跨国公司的亚洲部经理，几天之后会和浓眉进行一次采购谈判。浓眉找到我们，希望这次谈判能够万无一失。不管他从哪里得到了我们的消息，我只想说，这步棋他走得很对。

“这么容易？”浓眉仍然满脸怀疑。当然，我们帮助他取得这单合同，开价是一百万元，也许他想见到飞机大炮什么的才算够本。

他向后靠在椅子上，摆出一副“我要证据”的样子。

“告诉你也无妨。这块表经过小小的改装，当你按下按钮的时候，会有一粒小胶囊射进赵君华的皮肤，所以你最好对准点，因为只有一次机会。当胶囊被他的皮肤吸收后，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体内的多巴胺会大幅提高——他和他前三任老婆在一起时分泌的多巴胺加起来都没有这次的高。它们会在他脑子里掀起一阵小小的闪电风暴，简而言之，他会爱上你，尽管只有短短的几分钟时间。”

我停下来，欣赏着浓眉的面部表情由沉思到恍然大悟，接着又转成愤怒。如果不是亲眼见到，你很难想象两道毛毛虫一样的眉毛可以变换成那么多种姿态，我简直想要伸手摸摸看。

“这是很关键的几分钟。”我抬起一只手，在他发作前继续说下去，“它足以打消赵君华对你所有的疑虑，并且无条件地相信你，答应你提出的条件，最后签下合同。你知道，赵君华四十岁左右，有过三次不怎么愉快的婚姻，现在他正报复式地寻欢作乐，经常和名模、明星出入酒店，他认为自己已经没有真正的感情了。但是他对你的爱——你别急，这只是手段而已——他对你产生的感情，会让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里对自己的性取向产生怀疑，他会经过一段痛苦的自我

否定和迷茫的时间，而且会刻意回避与你的信息。所以，你不但能够签下合同，还打消了后顾之忧。”这次轮到我向后靠着，摊开双手，“后面这些，是免费赠送给你的，不用客气。”

浓眉沉思片刻，点点头：“这不是我想要的方法，但是可以接受。”

他站起身，准备离开。

“等等。”

“什么事？”

“还有一件事，”我向他手中的手表盒抬起下巴，“那只表是真的，售价十二万元，加上改装的费用，你还要多付二十万元。”

“我们说好的价格是一百万元的。”

“那也可以，请把表还给我，我们再想想看有没有‘便宜’一点的方法。”

“好吧，好吧！”他不耐烦地挥挥手，答应了我的条件。

“还有……”

“还有什么？”可以看出，他已经愤怒到了极点。他一定不喜欢有人以这种方式和他说话，但是没关系，我喜欢。

“这笔合同可以给你带来很大的利润，并且和赵君华的合作会让其他公司对贵公司另眼相看，之后的订单会源源不断地飞来找你。不过请你记住，你们公司有三分之一的产品是婴儿用品，请一定以最高的标准对待，不要偷工减料。否则的话……”

“否则怎么样？你这是在威胁我？”

“不，我是在告诉你，请不要威胁到费客的名誉。”

他注视着我，突然毫无征兆地转身，快步离开咖啡馆。

我稍等了一会儿，喝完自己的咖啡，同时观察着四周，发现确实没人注意到我。于是我走进厕所，摘下墨镜，将双面夹克翻个面穿上，然



后低头走出咖啡馆。

一路上，我换了三次出租车，两班公交车，又步行了一段路，回到绿岭小区，被谢默称为安全屋的地方。

我按了三次门铃，没人开门，我才掏出钥匙把门打开。不出我所料，谢默正若无其事地坐在沙发上看电子书。这样的情况重复了无数次，既然他坚持不给我开门，那么我就坚持按门铃烦他。

我一直认为我的性格很令人讨厌，因为我总爱用有意无意的行为激怒别人。直到遇到谢默我才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有一点点缺陷的普通人，因为谢默几乎坐在那里不动就能把人气个半死。

“有必要让我这么谨慎吗？这又不是间谍片，没人会跟踪我的。”我把夹克扔在沙发上，一边用领子扇风，一边对谢默抱怨。

“谨慎是一种美德。”他说，目光没有离开电子书，大概是新出的《猎人X》的漫画，这都2049年了，全息动画都已经全面取代互动漫画了，他还对古板的黑白漫画感兴趣。

“除了不暴露我们的工作地点，对你也是一种保护，以你那种和人打交道的方式，被人用麻袋套头暴打的概率几乎达到100%。”

“观察他们的感情波动、表情变化还有肢体语言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况且这又不是我的什么恶趣味，能够近距离观察人对我的演员事业也有很大作用。”

忘了说了，眼前这个死板的宅男才是真正的费客。而我只是暂时给他跑跑腿，为我将来的演艺事业打好基础。

“哦？你的演员事业？”谢默咳嗽一声，听起来像受惊的狗，“你有多久没有演戏了？”

“闭嘴，我现在累得很，最近一段时间总是腰酸腿痛。”我可不想

在这个问题上和他纠缠。

“是583天！”他在我身后叫道。

当我换好衣服，拿着一罐啤酒回到客厅的时候，谢默已经挪到了他的电脑前面，正敲打着显示器等着我。这个动作意味着又有新的委托人了，而且挺有趣。

“说吧。”

“星期三上午十点，在中心公园喷泉东面的长椅上，和你联系的人会穿一件米黄色的长风衣，拎棕色皮包，扎一条淡绿色的围巾，围巾上有蝴蝶图案。”

一个女委托人。

总体来说，男委托人有着很强的目标性，大多是为了商业或者政治上的事情找到我们，而且付钱干脆。女性客户就不同了，她们的委托大多关系到爱情或者家庭，而且对费客理解不深，既期望我们能够全知全能，又觉得我们的工作齜齜见不得人。

“和我一起去吧。”我总是希望谢默能够出门走走，交个女朋友什么的，“这次应该没什么危险，你也该放放风了。”

“不去。”谢默侧过身，拍拍自己的大腿。他的腿脚不便，据说是少年时期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故，但是他不肯多说，我也没仔细打听。

“得了吧！”每当他找各种借口时，我就有些不耐烦，“你腿脚恢复得不错，都能和兔子赛跑了。”

“你在骂我是乌龟吗？”

“你就缩在壳里吧，我出门散散心。”外面其实也没什么可逛的，只不过我不想和谢默待在一个屋子里，免得负能量缠身。

“别忘了星期三早晨十点。”谢默的声音隔着门传出来。



即使是工作日，早晨十点的中心公园仍然人声鼎沸。锻炼身体的中老年人，接着电话匆匆走过的白领，旁若无人地卿卿我我的年轻情侣，踩着炫酷的电动滑板的孩子们。

我捧着热豆浆，一边喝一边观察他们，只有在满是陌生人的环境里，人们才会将真实的感情释放出来，而在私密亲近的人面前，却会戴上厚厚的面具，真是有趣。

一双黑色高跟鞋出现在我面前，我抬起头，米黄色的风衣，棕色皮包，印着蝴蝶的淡绿色围巾衬得她精巧的下巴更加白皙。再往上看，则是一副占据了脸部三分之二面积的墨镜，比我的还大。

她一定比我更见不得人，我想。

“额……你……就是……那个人吗？”她支支吾吾地问。

我点点头，但她没反应，我发现墨镜后的她似乎正警惕地打量四周的人。

“我就是。”我开口说，“这里说话不方便，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吧。”

我站起身，向广场一角的咖啡屋走去。她远远地跟在后面。

直到坐进咖啡屋最隐蔽的卡座，她才放松下来。我犹豫片刻，还是决定摘下墨镜，因为在这么暗的地方，两个戴着夸张墨镜的人面对面傻坐着，想不被人注意都难。

但是她好像没有以真面目示人的意思，仍然隔着墨镜看着我。

“好吧，你有……”我看着她，想谈谈她的委托。但是墨镜下的嘴和下巴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宋雪亦？”我脱口而出。

宋雪亦是近几年出镜率极高的女演员，原本只是某个访谈节目的路人，但是因为面貌清秀，长相姣好，成了网上一时间的话题人物，甚至被很多男网友封为“五官最标准的女人”。后来又接拍了几个广告，镜

头感不错，就这样误打误撞进了影视圈，从电视剧没台词的龙套，到最近两部小成本电影的女主角。一路走来，这个才23岁的小姑娘成了大家眼中最有潜力的女演员。

听到我叫出名字，我的委托人像遭到雷击一样，她猛地站起来，小声说：“对不起，我还有事……”

真的是宋雪亦！这个结果把我也吓了一跳，我急忙拦住准备离开她。

“别急别急。”我尽量用温和的语气说，“我事先并不知道是你，再说我们也曾有一面之缘，并不算是陌生人。”

宋雪亦看了我一会儿，慢慢地坐下。

“你还记得吗？那年《后宫鸡毛信》，你演一个丫鬟，我演一个小太监，你打了我一巴掌让我滚来着。”

“哦……你……你是那个……”

“齐飞。”

“对，对，我就看着你眼熟。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挺好的，我们还是谈正事吧。”我拦住拉家常的势头。当年同样在影视城外面排队领盒饭混日子的啊……

“我……有人跟我提起过你们，所以我……我实在没办法了……”宋雪亦低着头，手指在桌上乱画。感情问题？

“你直说吧，如果可以帮上忙我们一定尽力。”我就差拍胸脯打包票了，在没听到具体内容之前就说出大话，有些违反我的职业道德。但是管他呢，这是宋雪亦。

“最近王导有一部大制作的片子，我想争取演女一号。可是托人问了王导，他直接回绝了，说我不合适。”宋雪亦叹了口气，“我想自己去见见王导，看能不能说服他。”

“有需要我们的地方吗？”

“我听说……听说……你们有办法，可以……可以让人……”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到最后根本听不见她说的什么，但是我大概明白她的意思了。

“你该不会以为我是那种卖催情药的吧？”我笑着问。

“这个……”宋雪亦脖子红了，她低着头不再说话。

“我向你简单介绍一下吧，我们自称费客，也就是feelinghacker的意思。有时候会稍微改变一下别人的内分泌和激素水平，来控制他们的感情。不过我们是有原则的，可别把我们和接头卖粉末的小流氓混为一谈。”

“对不起。我之前真的不知道。那我该告辞了。”宋雪亦又叹了一口气，这次不但有失望，我还感觉到了一丝恐惧。她向上扶了扶墨镜，手臂上的袖子滑下，似乎有深紫色的印记在我眼前一闪。

虽然在戏里宋雪亦一直以小丫鬟、小秘书、邻家小妹这样的形象示人，但没想到她本人也是这么单纯，进入圈里这么多年了，完全是凭着任劳任怨和好运气的走到现在吗？

“等一下。”这是今天犯的第二次规，“让你和导演潜规则这事我办不到，但是想上戏的话，也许我们能想想别的办法。”

“真的？”

“我只能说我尽力。”我尽量平静地回答，因为我没法让宋雪亦更安心，毕竟这个工作接不接，能不能办成，还是要取决于谢默。

“求你了，让我做什么都行。”宋雪亦的声音有些颤抖，我可以想象到在她的墨镜后面有眼泪在打转。是什么让她对这部戏这么在意？

“价钱在我们制定了方案之后会和你协商的。”我没法给宋雪亦更多的承诺，于是我摆回公事公办的表情，这让宋雪亦稍微冷静了些，

“一周后我会再联系你的。”

宋雪亦咬着嘴唇，似乎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是失望还是感激？

“我先走了，你可以在这里稍坐一会儿，等心情好些了再走。”经过她身旁的时候，我想拍拍她的肩膀以示安慰，但最终还是没有做。

在回去的路上，我就下定决心帮她，不管违反多少条所谓的“费客法则”。我知道这一行的困难，而且大概是我想把自己对表演的憧憬寄托在她身上吧。

当我开门进屋，谢默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吧，你想求我做什么？”

“你怎么知道？”这个突然袭击打乱了我的阵脚，刚才想好的一大套说辞都忘了。

“你没有按三遍门铃。”

“好吧，是关于新客户的事。”我突然觉得嘴唇发干，没想到向谢默提请求并不是那么容易，“我想请你帮她，这个客户算得上我的一个熟人。”

谢默不置可否，我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开始向他讲述见面的经过，没想到刚说了一句话就被他打断了。

“你说是谁？”谢默猛地站起来，我突然发现他居然比我还高半头，“你说是宋雪亦？那个演过《进退两难》《懵懂岁月》的宋雪亦？”

“是……是的。”

“她有什么要求？”

“她想在一部戏里当女主角，但是那部戏的导演觉得她不太适合演那个角色。”

“怎么会不合适！哪个导演？要怎么才能让他同意？敲诈？威胁？

还是贿赂？这些都没问题……”

“嗨！”我打断谢默，我要为宋雪亦找一个冷静的费客，而他表现得像一个狂热的粉丝，不，也许疯狂更合适一些。“冷静一点，现在你需要的是坐下，听我讲完。”

谢默乖乖地坐下，让我讲完了见面的经过。

“她为什么非要接这部戏？”谢默问。

“这我也不知道。”

谢默思考片刻：“那我们还是先做一下背景调查吧。”

“好的，我去向演艺圈的朋友打听打听。”做好了分工，我问谢默，“你是她的影迷？”

“她是我的女神。”谢默毫不犹豫地说。

出门之前，我又问了一遍：“你可以为她做到什么地步。”

“我可以为了她让你去死。”这句话我在187路公交车上琢磨了三站地才想明白。



我用三天的时间收集了一些信息，王导的新电影算是一部警匪片，女一号是个有正义感的小警察。但是一次行动中同事因为上级的失误而牺牲了，她突然意识到只有身在高位才能贯彻真正的正义，于是为了争取升职，她放弃了原本坚守的原则，直到最后才幡然醒悟。题材老套，但是考验演技。

导演没看错，宋雪亦无论长相还是演出经历都是以青春少女的形象定位，和这部片子里的角色相差太远了。

而在私生活方面，圈里的人居然都说不出什么，只知道宋雪亦一直任劳任怨，只要有片子就接，基本上全年都在跑片场，根本没有私人生活的时间。

究竟是什么让她对这部戏如此执着？连一点线索都没有。

我把这些信息告诉谢默，和他从另一个渠道得来的消息差不多。看来只能从接戏这一步入手了。

下面的工作就要靠谢默制定帮助宋雪亦的方案。而我要做的，就是回避，让他好好思考。

第二天中午我接到谢默的电话，让我赶回绿岭小区。当我正准备按门铃的时候，门开了。谢默穿着红格子衬衣，浅蓝色牛仔裤，一双陈旧的休闲鞋，右脚内侧因为他的走路方式有了很严重的磨损。他正满头大汗地站在门口，为了显得更嬉皮一些，他还故意解开了三个扣子，露出苍白的胸口。

“你终于打算去相亲了？”

“不。我们是要去和宋雪亦谈谈方案的可行性。”

“你不与委托人见面这条规矩可以取消了？”

“见面的人还是你，我的角色是一个偶然发现她的路人。”

“你该不会是想问她要签名吧，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当然不是，我已经订好了计划，我会在你和她说话时路过，偶然发现她。然后要求你帮忙，给我俩拍一张合影。记得要在我的脸上重点布光，不然会显得我有些黑。”

“好吧。”我只好接受这样的安排，“可是关于委托的方案呢？”

“我会在路上和你细说，赶快动身吧。我们要在三点之前到达银心商场的C门和她见面。”

因为从宋雪亦本身的性格和表演经历来说，与那个角色之间差得太

远，谢默打算从根源上改变宋雪亦，就是说抑制宋雪亦的情感中枢，让她在理性冷酷的心态中体验生活，算是对演技的磨炼，也许会对她争取那个角色有帮助。但是说实话，其实这种事确实不适合让费客来干，这个方案的成功率连50%都不到。

我照实说出了我的看法。

“如果这样不行的话，”谢默胸有成竹地答道，“再考虑用威胁、敲诈或者贿赂，总之一定要帮宋雪亦抢到这个角色。”

在离银心商场还有两个路口的地方，我们下了车，分头向目的地走去。我不时回头看看谢默，人群中的他显得笨拙紧张。他挪着他受过伤的右腿，蹒跚地走着，脸上却带着控制不住的喜悦。

我站在商场门口的艺术雕塑下四处张望，没多久就看到了宋雪亦，她仍然戴着那副宽墨镜。我没有大声招呼，而是换了个醒目点的位置，她看到我，向我走来。谢默跛着脚，从侧面向我们走近，他嘴里不住地念念有词，不知道准备了什么样的开场白。

身后突然传来一阵骚乱的声音，一辆银灰色的电动面包车冲上人行道，向这边过来。我向旁边挪动两步，让开面包车前进的路线。

我转头看宋雪亦，她墨镜下的脸变得煞白，当我认出那是惊恐的表情时，身边响起刺耳的刹车声。一个大个子从车上下来，在我做出反应之前将什么东西套在我的头上。我记得的最后一个景象是谢默正带着天真的笑容走向宋雪亦，然后我眼前一黑，接着后脑重重地挨了一下。

我在机油、酒精和呕吐物的混合味道中醒来，后脑伴随着车子的颠簸一蹦一蹦的疼。

“你们是谁？为什么抓我？”

回答我的是胸口上的一拳。

这一拳让我清醒了不少，并且聪明了很多。接下来的路上我乖乖地闭上嘴，连喘气都不敢大声。套在我头上的东西又黏又酸，我试着想别的事情分散注意力，可是满脑子都是有关人质被撕票的新闻和电影画面。

幸好在我快要忍不住吐在头套里的时候，车停了。有人拉着我的胳膊把我拖下车。面罩里的光线亮了，走了一段路，一声让人牙酸的开门声之后，光线又暗了，我似乎被带进某个房间。

一个人把我按到一张椅子上，用塑料拉扣把我绑在椅子腿上。这种只卖五块钱一大包，随处都可以买到的东西真是大大方便了这些犯罪分子，如果罪犯界评什么最佳工具奖的话，塑料拉扣和AK47之间，应该会有一场白热化的拼搏。

头套被粗暴地扯掉，我眯着眼睛以适应突然的光亮。面前站着一个人影。

“就是这小子吗？老四？你确定？”人影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

“肯定错不了。”那个抓我的大个子回答，原来他叫老四。

“别紧张，小伙子，以后我们有可能就是一家人了。”那个人影凑过来，我已经恢复了视力，可以看见他大概四十岁，满面油光的脸上都是粗大的毛孔，咧开的嘴里黄褐色的树桩一样的牙齿参差不齐地长着。他的下巴到衣领之间满是缭乱的青色纹身，脖子的一侧贴着银色的导电贴片。我没敢看他的眼睛。

我又看了看其他的两人——老四和面包车的司机，和这个人影打扮差不多。穿着廉价但是造型复杂的衣服，装饰着霓虹灯一样的氖气发光条和银色饰物，如同老式英雄片里走出来的人物。

二流混混。这种人都是流窜在城乡接合部的小流氓，平时做些强买强卖、碰瓷敲诈这样的勾当骗钱。他们就像是围着垃圾场转的野狗，靠咬脖子和闻屁股来和同类打交道。毫无疑问，那个人影的屁股是最香